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三十六回 柯知縣平白地放出殺人凶 餘大人半青天伸下拿雲手

長卿勃然大怒，洪年又嚇又氣，罵道：「你這班瞎眼的狗才，這等可惡，怎敢鎖起俺老爺來！」那鎖著長卿的差人便是手軟，臉上都失了色，卻被一個瘦骨臉的喝道：「咄！看他每氣臉兒也像個老爺嗎？這班賊骨頭都是鐵嘴豆腐腳，到當官夾起，就裝不的那腔了！」長卿氣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由著他簇擁到一個衙門裡來。長卿估去是巡檢典史的衙署，雖是氣極，轉覺好笑。只聽得當當的三聲雲板，吆喝一聲，簇擁著一個官出來。差人上去稟道：「捕役們奉著牌票緝拿盜賊，本縣的案件還不打擊，第一是德州河裡劫奪宮妃、東阿地方邀截皇貢的響馬，合那廈門、乍浦、天津、登萊一帶殺官劫商的江洋大盜，廣捕協緝的文書雪片下來，追比得那般厲害。幾日前，來這兩個人，面生可疑，捕役們跟著他而探遍吳江縣裡，通沒他一個相識。揀著幾個大牆門進去，都被裡邊囉哩了出來。這一個算是家人，卻沒一些規矩，在店裡同鋪睡覺，同桌吃飯。若說是做客的，並沒銀貨；是投親的，並沒認識；是醫卜星相，並沒招牌；是遊學，並沒住紮；是訪事的，並沒線索；是山人墨客，並沒薦搭，每日在街閒撞，沒一人拱手，沒一處招留。裝著主僕，又是貓鼠同眠；打著京腔，又帶著南方語氣，若不是盜賊引線，就是撞鍾太歲，只嚴審他便知端的。」那官兒把頭點了幾點，喝道：「你兩個什麼人，為何這等放肆！見了本廳，還直立著不跪？」長卿笑道：「你不跪也就夠了，怎要我學生跪起來？你多大前程，敢於縱役誣拿，冒犯官長？」那官兒登時紫漲了面皮，把一嘴線邊鬍子都往上翹起，冷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好大膽的光棍，你敢笑我老爺官卑職小，可知我衙門雖小，法度卻利害哩！我老爺在兵部辦事一二十年，那一件古怪事沒見？那裝幌子、支空頭、偷天換日的拐棍，歷任以來，也不知夾死了多少，你明明是歹人，卻扯著大架子來嚇唬人，快實說上來，還可從寬發落，若解到堂上去，你就該死哩！」長卿大笑道：「堂上官兒又是多大？我久聞這柯渾的大名，正要問他縱屬殃民之罪哩！」那官兒瞪著兩眼道：「這光棍怎這般作死？連太爺都衝撞起來！」一面吩咐眾人，一面去稟見縣官，將拿獲長卿緣故備細說知，又加些激怒的話頭，氣得那知縣暴跳如雷，道：「那拐子真是該死，且給他一個下馬威再處！」於是立刻坐堂，帶長卿主僕上去，把棋鼓亂敲，喝道：「你是何方太歲，那處神奸，怎見我老爺還是這般大模大樣，快跪下去，把實情供來，若有半點支吾，便夾死你這奴才哩！」一面吩咐快拿夾棍，取頭號板子伺候。長卿微笑道：「你也算一個正印官兒，怎這般糊塗，把一個現任職官認作神奸、太歲。來由也不問一問，便是夾棍板子，滿口胡柴，怪道學生在京就聞你大名，喚作柯三來哩！學生別無口供，只送我到敝世兄馬負圖衙門便知來歷。」

這幾句把柯渾頂得呆了，這馬負圖名文升，是南直隸巡按，新放出京，到任後即訪知柯渾款跡，欲登白簡，因撫軍受柯渾重賄，極力彌縫，方免特糾，令其改滌肺腸，以贖前罪。正在慄慄危懼之時，忽聞長卿之言，雖未知真偽，已是落呆，不敢再加嚇唬，只得跑下公座，連連打拱，道：「卑職有眼無珠，一時冒昧，罪該萬死。且請到賓館中，請明大人的官位，百叩首謝。」那典史合那幾個捕役只顧發抖，兩班書役都替本官捏著一把冷汗。長卿道：「學生洪文，字長卿，現任太常博士，因受敝友文素臣之托，在京給假，來訪他母兄消息。本與貴縣毫無干涉，不料被拿，受此凌辱，真所謂禍從天降了。」柯渾見長卿說得確鑿，便顧不得觀瞻，忙跪下去連連磕頭，爬起來就要匙鑰，替長卿開鎖。長卿笑道：「這鎖也是不易開的，但貴縣已經知罪，學生也不計較了。」柯渾磕頭不迭，典史已是磕破頭皮，捕役更磕得滿面流血。柯渾喝令差役將捕役拴鎖，聽候痛處。長卿便要回店，柯渾那裡肯放，抵死送至甘露庵內，做了公館。送床帳、送鋪設、送酒席、送水禮，百般樣的奉承，又封了百金送與老人家洪年，長卿一概謝絕，當不得柯渾苦苦求告，只得收下酒席，其餘都璧還了。長卿才用過飯，柯渾又在外稟見；回了幾遍不去，只得出見。柯渾百般支飾，把事情都推在典史身上，卻一心跟問長卿與按院的世誼。長卿笑道：「事由貴縣，與事由典史，都是一般，學生心中已毫無芥蒂矣。至學生此來並非藉按君勢力，有所希冀，何必苦苦根究？負圖尊人與先父同年，學生與負圖又同過筆硯，雖非至交，也不十分疏闊。貴縣如不相信，同學生至江陰，一見就明白。」

柯渾聽了越加慌急；呆了一會，深打一恭道：「卑職連夜差人稟知按台，屈大人少留數日，一面著人訪問文先生家眷。大人如要遊賞，這庵內住持善成頗知世務，叫他陪往，可盡覽湖山之勝。卑縣官妓中頗有佳麗，可選擇幾名來答應。梨園俱是崑腔，只揀好的喚來，替大人少解客中寂寞便了。」長卿笑道：「聲色之事，學生無所好；山川雖好，苦無心緒去賞鑒他。我本不為按君而來，何必去報？好友家眷，業經遍訪，並無著落，學生留此何益，一日也不能擔擱的了。」柯渾連連打恭道：「老大人雖無求於按台，卑職係接台屬吏，理應攀留憲駕，稟報按台。況老大人為著文老先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若不根究出一個實在下落，不特虛此一番跋涉，亦覺有負良朋之托。文老先生偃蹇諸生，小考必至江陰，大考必至留都，兩處俱有親知，卑職差人分頭挨訪，必有消息。老大人屈留數日，一則矜全卑職；二則完了老大人心事，實為兩得，伏乞三思。」長卿暗忖：我本為素臣而來，何得貿然而去？彼以地方官勢力或不難於尋訪，不如將計就計，小留數日為妙。因改口道：「既貴縣如此堅留，學生待留五日，俟五日內無信，准擬束裝可也。」柯渾連聲答道：「在卑職身上，五日內必有音信。」說罷辭去。就是住持善成進來參謁，滿口世法，一味趨承。長卿素性最惡和尚，心裡頗不受用，卻居停在彼，不便拒絕，懶懶的相待了出去。隨後便是典史跪門，兼押捕役來驗臀。發放才過，又是縣裡撥的四名聽差，領著六名轎傘扇夫、兩名廚役、三五名水火夫，進來磕頭。晚間又撥幾名更夫來巡邏防夜。一應酒米肉柴炭之類，流水般送不絕。長卿見這光景，甚是好笑，暗忖：這縣官稱謂過謙，支值過盛，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真是勢利小人。又想他因怕按院，故如此相待。負圖知我性情，斷不因其稟報，疑我有招搖干瀆之事；而借此討得出文伯母消息，則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捕役這一番錯認鎖拿，不足為我之辱，反是我之大幸矣。又想：文伯母遷避何處，因何一人不知，又因何一問及此便駭駭非常，嚴辭拒絕？這種光景實是令人難解。又想著早晨明明見雙人家中那老蒼頭入店，隨後就是捕役進來，竟像是他領來拿捉的模樣，以後也絕不見他蹤影，豈不可怪？長卿心如轆轤，輪轉不已。

豈知事皆難料，禍不單行。自用過晚飯後，忽然腹中作痛，發狠的泄瀉起來，到定更時，已瀉有一二十次，登時面無人色，神氣虛憊。洪年慌急異常，長卿道：「你不必著忙，我今早空心被鎖，受氣忍餓，早飯又多吃了一碗，氣食團裹，腥膩粘聚，晚飯又接連下去，饑飽失節，致有此病。只看夜裡，若漸漸稀疏，便可不藥而愈。」那知這一夜竟臥不帖席，足足瀉了三四十次，到得五更，竟幾乎暈去，只得去請醫生來看。柯渾知道，忙來問病，就帶著一個官醫進房診視。兩醫所言病症，俱與長卿之意符合，所開之方，大同小異，俱是順氣燥脾、消導分利之劑。柯渾不放心，留著官醫監同住持煎調藥餌。長卿心裡甚是明白，覺道甚不過意，叫洪年去替代，官醫、住持抵死不肯，說是「太爺吩咐，不敢辭勞；管家高年，自去歇息。」洪年因要伏侍長卿，也便進房去了。吃藥下去，泄瀉愈勤，起初還有些水谷，有些臭氣，到後來都是些脂垢，只帶著點腥氣，並不臭穢了。長卿自覺身子狼狽已極，因囑咐洪年道：「我年尚壯，自問生平亦不至客死道路。但氣數不齊，斯人斯疾，古人尚不能免，何況於我？倘有不測，汝可計聞馬老爺，打算我棺木回去，得依祖宗窆窆，此是第一件要緊事。第二件，就是文老爺書信，須候餘老爺回家，交付與他，他與文老爺至交，定不負托；那五十兩銀子，一併交付。就是馬老爺別有事故，我的棺木不得回去，亦只可暫寄此庵，你回家再打算盤纏，前來接取，不可挪動文老爺的銀子。倘餘老爺處又有意外變頭，你便往江西豐城縣稟知未老爺家鸞吹小姐，托他轉寄，然後回來料理我棺木起身。那未老爺是做過大理寺正卿的，已經去世，止存一位小姐，與文老爺是至親，你到那裡一問便知。總之，文老爺的銀信一日不妥貼，我的棺木一日不回去。你若違我之命，我在九泉之下決不瞑目。你係我的奶公，自小提抱著我，雖另眼相看，卻未曾補報得你，也只索付之無可奈何的了。」洪年聽到傷心之處，淚如泉湧，嗚咽道：「老爺病勢雖凶，卻是風火之症，並非實病，怎說到那條路上去？老爺囑咐，小人切記在心便了。」長卿道：「這燭光都淡了下去，敢是天亮了，你去外邊一看。」洪年看過，來回說：「是月色中天，霜華滿地，不知是甚時候。」長卿道：「今日該是二十二了，天亮月直，霜降五更，天將明矣。你可去睡

一睡罷。」洪年道：「老爺說這幾句話，又寫了兩回，老奴若睡，何人扶持？」

正說不了，聽差已來叩門，說老爺在外問候，要同官醫進來診脈。長卿令洪年回了，縣官領官醫進診，長卿道：「學生神氣疲乏，先生用藥須以養氣為主。」官醫道：「老大人神氣雖虛，停滯未盡，若急用補劑，則關門捉賊，必貽後患；須再用一服利中之劑，後加溫補，方邀萬全。」長卿唯唯。俟官醫出去，密囑洪年道：「我正氣虛懣已極，若再用消導，是速之死矣。文老爺常說，不藥為中醫。你可收拾清些的稀飯，待我呷一兩口，候藥送進，你便悄悄傾掉了罷。」洪年見藥不效，便遵命而行，向廚下取米煮粥。廚夫說有熬現成的。洪年遞上，長卿勉強呷了半碗，覺道肚中頗不受用，暗付：果是積滯未清，故此作脹。那知肚中連連絞痛，頃刻又瀉了六七次，登時肚腹發脹，氣喘頭眩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不意我竟畢命於此，平日致君澤民之念，付之流水矣！克伐亦瀉，補益亦瀉，此天數也。只可惜素臣書信未寄，受托不終，死難瞑目耳！」洪年爬在床前，淚如雨下，說：「文老爺書信都在老奴身上，但家中夫人公子如何過活，老爺有甚囑咐，也該說一兩句。」長卿道：「夫人賢達，公子樸實，自能苦守清貧，如有緩急，趙日月、文素臣、馬負圖、袁正齋、廉介存五位老爺可以相倚，餘人俱不可干瀆。還有一句話是要緊的，須與公子、夫人說知：窮死是要讀書，餓死是不可改操的。此外別無囑咐。」洪年涕泣受命。長卿斷了藥餌，安心待盡。

洪年守到停晚時候，正要出去上火，忽見暗光中有一人突入，洪年定睛看時，卻是餘雙人家的老蒼頭，連連搖手，附耳低聲，慌慌張張的向洪年說了幾句。洪年驚疑不定，悄悄述與長卿。長卿猛吃一驚，沉吟一會，掙扎起來，那老蒼頭先到外邊探望，恰好靜悄悄的，別無一人；覆身進來，同著洪年，攬抱著長卿，同到後門口，扶入一乘暖轎，下了簾幔，轎夫如飛抬起。洪年收拾行李，蒼頭引導，隨後趕上，至河邊，下了一隻快船，四個後生，搖著兩枝橈兒，飛也似的，出了水關，到塘河裡來。長卿勞動了一會，喘息不休。船中熬起稀飯，老蒼頭送上，呷了幾口，覺得有味，竟把一碗稠粥都吃完了。漸漸鼻息有聲，沉沉睡去。洪年歡喜異常，蹲在艙中，屏息而待。長卿一睡醒轉，還要稀飯，洪年慌又遞上一碗，長卿吃過，催令二人出睡，說道：「這夜裡竟未解手，精神亦覺少長，餘夫人之言不謬矣！」因問蒼頭：「那一日捕役來拿，明明見你先進店來，因何以後並不見你一面？縣官用計害我，你主母何由而知？文老爺家眷果否避往江西？我與你莫不錯走了路頭？你可備細說與我聽。」老蒼頭道：「前日老主母見老爺的名帖，因家主外出，無人陪侍，叫人到鄉間去請一族姪，往返耽擱了兩日，才叫老奴來請老爺。不料正被捕役鎖拿。老奴不知頭路，忙趕回去報告。老主母即著人到縣中打聽，後來又逐日差人到寺中探聽。昨日一早，就吩咐小人預備船隻，說縣裡老爺心腸極險，手段極辣，老爺好好的，因何忽有此急驟重症？必是他怕著按院，慮罪情急，為此狠毒之計，買囑官醫、廚役，就那藥餌飲食之內，下些大黃巴豆，衝牆倒壁之物，以致如此。這船家轎夫俱是本宅莊僕，老奴在寺，候了半日，無隙可乘，直至向晚，才得捉那空兒，請老爺下船，湊巧並沒一人撞破，這是老爺的洪福。昨晚那粥熬有人參在內，說老爺久瀉氣虛，必須培養元氣。至文相公家眷躲避何處，老主母實不知道。因六月裡邊，江西未小姐差人來過，說文相公病在他家，九死一生，虧他家一個丫鬢醫好，進京去了。後來文老夫人合家潛避，隔晚那一日，又是未家差人前來問候，故疑心文相公家眷是往江西去了。這些情節，因老主母與文太夫人相厚，故知道他家的事，從未向人們說。因恐老爺要問，才細細吩咐小人的。」

長卿長歎一聲道：「人心之險，一至於此，我所夢想不到！怪是服藥進膳，呷湯飲酒，俱增病勢，其用巴豆等藥無疑！若非你老主母有先見之明，成事之智，我這性命豈不生生的送在他手裡？可惜便宜了這奸徒，我若掙扎得動，告訴了合城官員，便與他干休不得！」蒼頭道：「老主母也曾，這縣裡腳力極大，詭詐多端，一計不成，恐又施別計。他雖用毒藥，卻無實據，所使之人，必抵死不承。老爺病軀，豈可再著氣惱，再費心神？莫若竟到江西，完老爺的正事為妥！」長卿點頭道：「此真至言也！只是文老爺的家眷，為何事竄避遠方？我往各處打探，何以俱有驚畏之狀？你前日也是那等慌張，係何緣故？」蒼頭道：「那年西湖昭慶寺中失火，燒死了無數僧人，文相公正在湖上遊玩，曾救來許多婦女。有一個姓劉的，將妹子許給文相公做妾。他那邊有個太監的姪兒，與姓劉的作對，竟說是文相公同他兩人放的火。六月裡邊，這事發作起來，察院差人拿捉，虧得不在家中，把他一個老人家下了監。又來捉拿家屬，卻驚動了許多相好親友，遞公呈、具保狀，說放火之事並無證據，又無原告，何至連及家屬？又虧了匡無外、水梁公兩位相公家中，出錢打點，把這事才緩了下去。到了七月盡邊，有一個和尚叫做和光，與這察院相好，做了原告，察院出了簽，拿了文大相公，正要動刑。忽京裡下文書，說文相公直言敢諫，叫察院送他進京，要把御史與他做。察院又怕起來，立刻送文大相公回來，連老家人都放出了監，打發和光回去，把這件事也註銷了。誰知到了九月初頭，察院得了京中消息，文相公發遣遼東，重又捉拿家屬。虧得文家合門於半月前已經逃避，沒曾拿著。隨後和光又弄了國師的書札來，逼著察院合縣裡老爺出簽出票，著落親族里鄰要人，不知干連許多人，費了若干錢鈔，還當官立了甘結，才得無事。和光不肯於休，逐日叫人察訪，又假冒文相公在外結識的朋友來寄信拜望，探探他家眷的下落。吳江縣裡，但是與文家沾親帶故的，沒一家不被他薙惱透了。虧得文家外避，本沒一人知道，所以還沒甚大事。前日老爺來問，老奴只認是察訪的人，故此得罪，直到老主母見了名帖，說是家爺相與，才知道真是文相公的朋友。那些人家不敢招認，也就是這個緣故哩！」

長卿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督學直怎地翻覆，真小人之尤也！你只送我到北新關，便可回去，替我多多致謝太夫人，說我洪文感激救命之恩，銘心刻骨便了。」蒼頭道：「老主母吩咐送老爺到江西，怎敢便回？」長卿道：「豐城任知縣是我年伯，未家又是宦家，不消你指引。這船原不能過壩，你老人家也受不起勞碌。我主意已定，不必狐疑。」那老蒼頭也就應允了。到關後，長卿叫洪年稱出四兩銀子，賞了蒼頭合那兩個船家，自與洪年二人到江口搭上江西船，竟望豐城縣來。

一路上錢塘潮聲、桐廬魚色、嚴陵釣台、滕王高閣，說不盡許多名勝。長卿卻似於陵仲子，耳無聞、目無見也。一直到了豐城，慌慌的問至縣前，投進帖兒，不見聲息，心裡焦急。東房忙叫人打掃賓館，長卿不肯去坐，站在堂上立等，那知急症驚風，偏撞著慢性的郎中，足足有半個時辰還沒回頭出來。長卿焦急異常，因是年伯，不便發作，只得耐心，又等了小半個時辰，長卿急得要死，連催東房，回了五七遍進去，總沒一毫動靜。長卿急得面無人色，掣身便走，東房那裡肯放，跪地苦留。長卿正待跑脫，聽一片聲叫請，長卿急走到宅門口，任公氣喘吁吁走上來，一手扯住長卿手腕道：「失迎，得罪極了！」長卿正待回言，任公疾忙放手，變了面色，口裡像說甚麼，腳裡打著滑口，七跌八撞的飛跑進去了。正是：

只驚顧影傷明鏡，五彩懸絲續債魂。

總評：

長卿為友寄書，至於辭官出京，可知素臣初次入京所交諸友皆非尋常投贈可比。而於長卿尤有生死之誼，蓋長卿因素臣大哭，耳屬於垣，識為非常人物，遂至闔席訂交。與別人因緣遇合者固自不同也。

素臣以一哭識長卿，尚是偶然感觸。至入席歡慰，兩人攀談而後，素臣之胸襟、抱負均在長卿目中。長卿精於相士，論理論教，如素臣相貌品格、立心行亭均不宜死於橫禍，此固可信無可疑者。然氣數不齊，此番謫戍，正不知是禍是福？與庵中泄瀉自分不至客死，而忽然想到斯人斯疾，古人不免其意相同，故肯不辭奔波、不避貼危、欲親見水夫人面交銀信而後已。不然風鑿既精明，知素臣必有轉機，何妨易俟，乃僕僕徵途、幾經磨折而不悔，何耶？

和光自舟上發水，忽忽上岸，當日語氣似稍有悔意，其於素臣正自消卻嫌釁。乃事隔年餘，突然出首控告，累及全家。即以挾仇而論，不過舟中上坐指斥鬆庵抵毀緇流這一段口舌之怨，何至仇深如許？不知和光乃當今賜紫朱公，鄭重言之，固非閒筆。黨桐、馮時薦由群小，奏對阿私；素臣正論參乎其間，斬監之怒固盛，而最能怒然者即是國師，故此番捉拿家屬由斬仁主謀而和光原告。至於再三之瀆，則又弄出國師書札也。鬆庵既死，國師於杭州一路因忌斬仁不派心腹，在十一回中奚奇口中露出。和光因此奉承國師，恃察院交情，屢次謀逆，蓋一心欲為鬆庵之繼而已，豈在與素臣有仇無仇也耶？

和光之於素臣，為巴結國師也，非仇也；柯渾之於長卿，亦為怕按院也，非仇也。小人用心往往如是，而君子適逢其禍，冤哉。

柯渾之令吳江有劣跡而無善政，素臣十友言志痛加抵毀，其不得志於士類者非特行雲一案，妄刑縱匪而已也。馬公巡按南直隸所得於口碑，及素臣、雙人在京與一輩名下品題者至詳極悉，安得不登白簡？長卿自稱為按院故人，柯渾曲意逢迎，庶幾撫軍彌縫之後得其一言，保舉永免糾參，此亦小人常情，仕途之津隘也。乃因誤拿刑嚇之嫌，恐長卿意終不釋，將於按院前為禍，遂起殺人之心，暗施毒計以陷之於死，無乃太狠？然其所以此辣手者，亦由長卿轉環太遠，一經禮待，芥蒂毫無，不免反起疑心，急為除根滅口計也。自來君子之通小人，不動聲色而墮其術中，大率以此。蓋君子真誠，小人反覆，氣概不同而用心自別也。

餘夫人一見長卿名帖，便知為素臣事而來，始則拘禮不敢請見，繼命蒼頭入店將欲有言，而適逢捕差拿捉，失此機會，以致長卿被禍幾死，何不幸之甚耶？細思其故，乃知捕差誤捉，其非餘夫人所料。蒼頭見此情形，不與解說，慌忙歸報，亦蒼頭分所應爾也。蓋蒼頭必疑長卿有他故而被拿，既經目見，何敢兜搭惹禍？況事涉文家，正在大家推脫不知之時耶？讀者疑餘夫人既有後來脫險一事，則當時蒼頭在店，何難一認長卿為雙人好友，免受兩日磨折，而孰知其無此情理也。

餘夫人備船轎救長卿出庵，因蒼頭探得病信故也。然柯渾賠禮、留賓，如此款待，安知病由下藥？雖柯渾平日惡聲昭著，不料其心狠手辣，競至於是。乃身受者猶蒙鼓中，而旁觀者一猜便著。此等識力直幾於水夫人。